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八

十八陽

王

王彌

晉書列傳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頌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

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患帝未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愷縣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為長史伯根死聚徒海濱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追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仗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振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強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于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所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二十八

一

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起時之德故有此迎身還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執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齊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也陽翟遠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遷逼京師時京邑大飢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

曜彌等逐陷宮城至大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通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未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北須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曜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窺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柔輒率部數千人隨窺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容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苻暉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苻暉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暉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曜又勸彌微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

二

曹窺籍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曜詣青州令曹窺引兵會已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曜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窺書大怒乃殺曜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毒夤倖彌侶伺間侯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官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意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鳩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樂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隳縱乘茲警隊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贊曰中朝失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隙構茲多難荐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惡灼峻殘賊窮凶極暴爲鬼爲域縱竊岷峨旋至顛踣楊正

衛音義恹古賢反本作倖痛音胡反域音域陪音北反

王機

晉書列傳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八

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已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為牙爪專用為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募而獨為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皆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郡率眾迎機敦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郡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郡及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眾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未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冀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為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愈轉為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還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為碩所敗碩恐諸僭人為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為碩所距遂往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過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王矩

晉書列傳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預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

京兆杜靈之矩問之荅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古今事通廣州刺史王矩至長沙見一人著布單衣持奏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入船共語稱殺穉聞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曰朝發惟聞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曰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王豹

晉書忠義傳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別駕齊王冏為太司馬以豹為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

宋書卷六十八

三

臣寒寒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誡。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無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一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責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扶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元龍有悔，退則蒯慈生庭，莫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關，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專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雋，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襄毅之策，悟張良復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死

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八

四

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讀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月，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異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遺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籲，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為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所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興，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起之微者，耳百里矣。秦楚之商人也，一聞其說，兩國以寧，况豹雖陋，大州之網，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周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於周案上，見豹謂周曰：小子離開骨肉，何不飼

馳下打殺罔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又言乃奏豹曰臣念姦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勦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遭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躡足而侍欲臣與成都分陝為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鑿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嗚呼背憎巧賣兩端訛上誇下譏內間外邁惡導姦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解先幾郢折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忠不順不義輒敢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克之俄而問賊楊正衡音義呼喻許及反

王育

晉書忠義傳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遇小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表弟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八

五

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鴟手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殿之宣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為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為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為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從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為大傅楊正衡音義當音育儘音亮更鷓音笑反

王諒

晉書忠義傳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為三敦所推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文士迎立陶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敕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

敗。頃通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頃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仇軍所滅。傳百

京都

王沉

晉書文苑傳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水氏之子者出自涇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涇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煖炭之子焉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草索而佩朱鼓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從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危難則聘權議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德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

水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二十八

六

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望下明時隆道寧履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弃世相生公門有公御門有御指禿腐骨不簡蚩儂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閭庭四門穆穆綺繡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舉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器者以泓噲為雅量環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僕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哂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蠹者以色厚為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眠然者以難入為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嗾閃者得清勒之聲嗾嗾性畏於謙讓聞葺勇敢於饗諱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周嚮而遠視鼻矜氣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教蔑道素憚吁權門心以利俯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闕其車來闕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徒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在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八

道關津難渡欲聘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地塞垣足何錯於是冰于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穎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穀成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聘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部家易著明哉人傳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胄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楊正衡音義汙音鳥瞿其過反數音多反經榻上於問反傳七耕反轉以王反泚音疾凌反又則登反鎗鎗初庚反脣胎音梅樓垢上力口反下音身嘲呼上張交反下許交反輟蠶上於粉反下人允反癢婁上烏含反下盧含反賦然上支反廣正賦視也拉唐合反噉閃上力丹反下舒故反噲呼七卿向良二反闕茸上土表天下而勇反饗音叨諍音爭夥輒上摩去聲下五平

王接

晉書列傳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八

七

解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驛駟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權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備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澄散騎侍郎避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溫字守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擊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昂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遁交喪將遂到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莫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

嵇紹為亂兵所害據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止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顥欲遣駕長安與關東平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顥尚書令王湛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贖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倫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其詳而黜周王魯大體平疏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必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東晉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虔聖難之亦有證據哲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擊虛謝術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愷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論贊見皇甫

永樂齋卷卒官文

八

王導

晉書列傳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時有風鑿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為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况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頌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為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備心以招俊又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願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備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

已勵節匡主舉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攻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家修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願榮賀循紀瞻周祀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亂源饕餮名位取荼孽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聖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眾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導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賞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

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東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教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序序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雷肌膚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尚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及本後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淳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蒞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侍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况如此之乂乎先進忘揖讓

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僑之俗遂
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莫
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
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
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
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饗餐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
下從得手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舜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
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輩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
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
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林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
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
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
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鑿既而鑿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反久
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衆羊鑿鑿聞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
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針機衡使三軍挫勦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撻
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

水樂大典卷卒官天

十

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
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
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
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
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選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
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
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即假之及敦得志
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
彊威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
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諡
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諡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諡
卿校常伯無爵不諡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諡導所
議也初帝愛琅邪王哀將有奪嫡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
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曰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
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
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八

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紉履上殿。入朝不趨。諸拜不名。國讓帝前。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賜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侵早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持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國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賞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水等惑於峻。導使參軍朱軌潛誘水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水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遣都豫章三具之象。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聚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幣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幣之不售。而國用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八

十一

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脫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六年冬。悉詔歸。昨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敢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時大早。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冥。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元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敷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祇增其闕。悖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遵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教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寘於倉無儲。穀衣不重。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於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雅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奇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禪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

思唐虞登庸傷人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敢教通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泉妻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妻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棘憤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問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使角中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澆閭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膝周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丹曰蓋高位

宋集卷六十八百二十八

十二

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鑿劬遊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運務外則名儒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算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惟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搏机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頌命保朕冲人遭遇艱地夷險委順極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私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莞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旨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穎敏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敏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劬嘗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全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幸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魁復之

功用成望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相宸居而隼
蟬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替運志誠竟藉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
以終全貞志陵霜國賴維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涕鼎之中爰立章
程在乎御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獨漢六合為
家爽聖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侍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
明踐義善制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
蓋其宜矣恬陶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詔乃隨聲斬劉毅之微靈語曰深山
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在馳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
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始刀表祥筮水流慶祿矣
門族重尤斯盛楊正衡音義規初並反愀茲祥反又子了天津音半天龕
音堪隗五罪反幫他明及金帛舍也練色魚反贈典無天穢音逆輕鯨五
涼二音森音專檣帆上徒力反下五息反真西山讀書記晉惠帝永興二
年以琅邪王睿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鎮下邳齊請王導為司馬
懷帝永嘉元年七月以齊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
業齊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齊命酌引觴覆之自此遂絕通鑑云導
勸齊頗以律士儉以足用以貞辭為政抑縱新舊故江東歸心焉時海內

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導說睿收其賢俊與之共
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渤海刁協為
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壹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
陽參軍陳國陳頤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 愚按自古創業中
興之君必有元臣為之輔翼其所建畫亦必有以進天命而收人心者養
其民以致贊人者為何策也 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者弊為之謀也二人所
以為兩漢元功之首者以此焉爾 晉氏渡江之初茂弘實為謀主觀其獻
說於元帝者一則招俊人以從人望二則務清靜以安人心 與鄒侯高密
不約而合其為江左名臣之冠亦宜哉陳顯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
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負薦言重者光顯言
輕者俊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感朝廷養望者為私雅
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墜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
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
從胡氏曰茂弘建土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爭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
前弊而不能用陳顯之言此為大失事因江左人物之保惟其原乘殆亦
自清談中拔迹雖不自才非亦不深非之也或曰卿雖得國日淺基業未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八

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曰：若如是則孔明之不能再久矣。何以得甘棠之
思乎。愍帝建興四年丞相蔣濟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刻日北征以潛運措
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柱末二丈餘觀者
咸以為克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欲請解職。詹曰：政刑失中皆吾閭塞所
致。一無所問。胡氏曰：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及躬而仁者不可得而見矣。
得見有假者斯可矣。又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暫假者斯可矣。
卿卿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激東海與已揚州之惠。固自以建鄴為卿那
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詹以方定江東為辭。祖述說以收獲。詹素無北
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探甲冑。移帳四方。計日
北征。當有此心者。當為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儲峙糧糧。其規摹措
畫。無非北伐之計。一旦奮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既舍卒而棄本
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措。新我無罪。乃拭柱上其血
。遂流。佛理遠矣。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諱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而重
歎。則當時為如何。此所謂假仁而行。情未能者也。王導為詹謀臣使監判
至此。雖足跡引於解職。自若諫止於未然之為善乎。元帝建武元年三月
卿卿王即晉王位。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六

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期傷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
世子紹為王太子。封裒為卿卿王。以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
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按敦事之
從兄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云云。上甚納焉。按時代事。方興而
導首以興崇學校為請。可謂有經遠之謀矣。按本傳記此於諸都督後。通
鑑不載。大興元年三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百官請上尊號。王即皇帝位。夏
四月。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郎國還
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夫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
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胡氏曰：
江東草創。正須慎擇。故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為國基本。若一郡一縣。或非
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為政。以
此待赤子可耳。為民上者。各暴貪汙。容而不治。顧曰：網漏吞舟。不亦慘乎。
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措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
於風聞。其事相於天下。要得物物而日觀之哉。顧和之言。若或而否。愚所
不取也。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鑿
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鑿深辭。才非將帥。却鑿亦素鑿。非才不可使。導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八

不從。秋八月以鑿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徐州刺史蔡豹等討之。三年羊鑿討徐龜垣兵下邳不敢前尚書令刁協勸鑿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按導此舉有嫌於蕭何之識韓信。師高之知冠。恂矣。其中興之業不允宜哉。然導亦非惜於知人者。若徐鑿之叛。則時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加討。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冠多則則根本空虛。貴門侍御周其忠烈。至到為一郡所敗。意謂直道是足能收。積果如其謀。時是之從元也。使導於得時。此皆在此。豈不偉哉。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莫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導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言即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惟分導如也。議者皆稱其善處。與廢焉。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胡氏曰。九帝欲抑王人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勿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身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希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王使姦凶不忌。情雖而反。而衆正在我。亦正。在彼。其務員之機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為腹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八

十五

心。是欲如射虎而投之以旬也。茂弘當嗔。嗔之際。欲去其間。其惟起敬。忠信以發志。乃可感動帝心。即曰。惟分導如。然庚仲初舉導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導。東人。跋扈前朝之時。已獨去行。猶平日。然此亦於凡。凡所以為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乎者也。獨導不知此。惜哉。四年七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二月。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遠左衛將軍庾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其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征南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令都督石頭諸軍事。敦至石頭。以杜弘為前鋒。攻之。札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

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敦從容問導曰：「周歲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君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頓及洲殺之。導復糾檢中書故事，乃見頓、叔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胡氏曰：「言之不可不慎也。」曰：「首末事作耳。」時于時會常有變時，此崔琰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且誅即行誅，此劉涓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者，指王敦殺鳳流允之徒耳。既不謀殺，私所請而揚殺賊，取食印之言，茂私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私懇之時，顯若對曰：「此並非愚所敢任。」上禮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布恩之嫌，又無夫古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私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敷者，至于再三，導竟不答。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快隘。而君子所不由也矣。十一月，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

宋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

十六

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志聞其言，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二年夏五月，王敦疾甚，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喪，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秋七月，導遺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厭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遂藩武昌，今乃與大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按導此言，可謂謬矣。舍之舉，因為逆矣，不知敦昔年之事，得為順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按此可見導本志欲借敦勢以去刀劉明矣。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罷，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庶小子安期斷乳，未幾日又乏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死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舍不答是月，舍兵敗，敦尋卒，應秘不發喪。錢鳳流允繼被殺，敦黨悉平。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

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三年春二月。贈故魏王承甘車載。淵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孰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表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郝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魏王周戴皆應受賞。何贈諡之有。今三節也。鑒曰。殺之逆謀。復霜日。綠札開門。令王師不獲。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胡太后曰。王導抑卞壺之議。實周札之忠。是何言與。王敦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任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為非。實有芥蒂于中。史氏美其善處。登與任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善善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郝鑒正言。終不省納。蓋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心。而為此邪。愚按敦之舉。兵雖以誅劉隗為名。其實欲危晉室。導卒不知之。邪。特以司劉札已故。以敦東兵為快。而忘其逆耳。故於石頭之舉。終始不以為非。播種殊日。天地為之易位。人其可有私意哉。晉史札傳。謂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收績。敦時為光祿勳。年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皆首其從也。後忌其一門。五侯貴戚莫比。又欲辱逆說。然復圖之。非以忠於王室之故也。導黨姦之罪。於是不可勝矣。閏七月壬午。帝引太宰義司徒導。尚書令卞壺。車騎將軍。郝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暉。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置司徒導。以疾不至。卞壺正色於朝曰。王公宜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與疾而至。九月。庾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參輔朝政。然事之大小。皆決於亮。傳又曰。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朝。鑒。壺。奉事於法。從。成。帝咸和元年。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壺勸色於朝曰。恃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使亮不聽。乃止。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二年。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情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卞壺亦爭之。亮不從。峻不應命。遣參軍徐會。推崇祖約。共討庾亮。十一月。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

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
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
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三年春正月蘇峻濟
自橫江二月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降
令速出裒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
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在
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逼遷帝於石頭導固爭不從帝表泣升車
宮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
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給由史王舒以庾水爲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
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等皆舉兵應之陶侃使毛
寶攻祖約約敗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
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朱耽潛誘永
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携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臺名陶侃將手帳所築也八
月侃兵斬峻峻衆立峻弟逸爲主四年諸軍擊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
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是時官闕仄愼温嶠
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紛未決司徒導曰古之帝王不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

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京邑遂
安胡氏曰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極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故自
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北限
淮泗東連滬吳而通荆蜀利在南海水舟陸車通均通山川形勝真一
都會劉玄德周流天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
盜屢起而根本常在王導之於東晉自引東才布之中外又定大議不肯
遷都蓋其爲元功之首歟且平南豫章之計劣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何
異坎壈誇恃故楚未知東海者歟路永匡術賈寧皆峻之黨也峻未敗永
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温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爲亂階罪
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
導乃止朝議欲留温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讓遠潘庾亮范首謝
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亮乃求外鎮
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鎮蕪湖陶侃温嶠之討蘇
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
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恠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
不赴圖難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亂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八

州刺史病不赴。傲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教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司馬氏曰。使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亮身可死。下就任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顧慮。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誅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夏四月。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陶侃都督。皆以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紀綱頓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快侈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温平南之意也。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積財百萬。縱酒酣樂。不郵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懇於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未資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販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中。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胤。稱詔斬之。傳首京師。五年春正月。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為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

水樂大典卷六八二八

十九

乎。導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侯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夏五月。默將縛。默出降。侃斬之。傳首建康。愚按。導前失之於羊鑿。後失之於劉嗣。知人之明。於是而有。况怡已復誅於失之中。又重失焉。而郭默之用。失之非小者也。非肉保華。以討賊自任。其滿乎。有既乎。八年春正月。趙石勒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胡氏曰。中國之為中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大乎尊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君子不顧其親。臣不顧其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己。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世。乃不戴天之難。張賓為勸謀臣。猶有權髮不足。既罪之言。則晉之待物。不言可喻矣。說受勸華。而與通好。忘宗國之憤。棄君父之志。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焉。處是事者。非王導而誰。嗚呼。善哉。此亦其為元功之一事也。咸康元年。或和。五年。改今元帝加元服。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拜導并拜其妻。傳又云。後令與車入殿。其見敬如此。有同家人。孔坦切諫。及帝已加元服。猶委政於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嘗從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教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

坦為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胡氏曰。事雖三期元老。任命功臣。然事如少之君。君且之勞。尤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即位。羣臣進。而事不為。子以取讓。既臥疾居家。而杜延年。又遣來親。詔稱皇怒。而事不知。辭見必下拜。而事不知。及孔坦正諫。事及惡而出之。豈其病昏與。何志之荒也。昔者周公制亮四世。而先勳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懼自防。後私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丹陽尹桓景。為人諂巧。導親愛之。領軍將軍陶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未宜親狎。會蔡感守南斗。導謂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避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蔡感何由退舍。導深愧之。按陶回之言。可謂忠切矣。導雖規其言而不能用。忠言之難聽。任人之難遠也。如是。事於是乎不足觀已。導辟太原王濂為掾。王述為中兵屬。述性沈靜。每坐客辯論。述起而退。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未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來晚。表上之。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黃

宋集卷之八

字

鉞都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都督使廣陵。遣兵入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戊午。解嚴。導解大司馬。胡氏曰。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此寇不深。蘇峻既平。邊備亦弛。周撫信託者。進退而失襄陽。素既見遊騎。騰春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仗鉞。天子觀兵。分遣將臣。出捍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便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立鄆。弗及。以譏為國。無武備。成心。危道也。向使石虎掩吾不戒。為疾雷之來。建康其治哉。愚按此事之身也。四年五月。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賤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官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後子明辟。不指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託之重。大姦不憚。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胡氏曰。王導固有天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敦稱兵。非導啓。蘇峻犯關。由亮召禍。惟已無取。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導哉。既並

為輔相。欲誦教君德內外一也。何不言於朝廷。為遠隔去。使侍講讀。乃以
欲愚其主。歸過成私。所謂加罪之辭者也。亮雖有重權。導以中制外。豈可
遽廢。一聞內稱為備之說。即起角中選第之典。以此一事觀王度二公。賢
否判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使。又何益
於上。德詳更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得美名耳。論為君子所不
與也。愚按亮是書詞。所以聲導之失者。往往過實。然所謂讀書無從檢章
句。顧明未嘗過君子等語。則必非虛誣之也。蓋秦漢以下。為大臣者大抵
以經營事功為急。而以養成君德為迂。雖導之賢亦不免此。宜其為亮
所言。雖導之用心不至。於是實深甲古今。在臣之心。雖高之於二世。
飛讓趙忠之於漢靈。仇士良之於唐穆敬。皆用愚之之術。傳所謂解王之
耳目。使不能明者是也。夫忠臣之心。主於為國。故惟恐人君之不智。不智
則不能聽納。而已之道不得行。忠臣之心。主於為已。故惟恐人主之不思。
不思則不可蔽欺。而已之惡不得肆。然使人主而果愚。固非君子之所欲。
亦豈小人之利哉。二世亡而趙高戮。漢靈敗而讓忠誅。然則在臣之自利
亦祇以自禍歟。嗚呼。使導謀逆之臣。猶不可愚其主。況大臣與國同體。其

永樂大典卷六十八百五

可忘人主之智。而必思有以愚之乎。然忠臣之情。變幻多端。其不使之親
近儒生講論。今古者。固愚其主之術也。布置私人。日侍帷幄。名為勸講。而
所陳皆眩惑之言。名為輔導。而實委以親同之任。此愚其君之尤甚者也。
要其歸是。亦自愚而已。果何益哉。五年秋七月。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年六
十四。喪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子之禮。導前素寡
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請以
為已副。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
導薨。徵庾亮為丞相。固辭。以充為護軍。亮弟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
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啻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
稱為賢相。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
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如吾者哉。史曰。與牛之與。本于度寡無德。在時
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來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時無思晉之士。輔佐中宗。
艱哉甚矣。王於內侮。蘇峻連兵。賴元臣匡石之心。潛運忠謀。竟以剪寇。觀
其開設學校。存乎弗鼎之中。重立章程。在乎御風之際。雖世道多故。而規
模弘遠矣。愚按茂弘相三五二十有三年。以四事致之。清素寡欲。無聚
斂積實之私。蓋庶幾乎季文子諸葛武侯之風。末年志漸驕急。遂至疎直。

而善佞諱過而拒言。其於累德不少。是正己之道。倘有木盡也。平時規諫
主闕。惟元帝嗜酒一事。它無闕焉。明帝敏悟。機斷於英主。成帝甫六歲
能折虎亮頌。駁之非。方之漢昭。尤為發慧。以二君之資。使其輔導。有友雖
聖哲可學而至。及私於此。乃未嘗少致意焉。明帝既享國不遐。成亦不聞
進德。至使人親婦寺。出近小人。為同列所譏。則於正君之道。蓋蔑如矣。
其謀國則於渡江之物。招延時望。團結人心。最為江左立國根本。它所建
置。亦有可觀。若不以寇難從都。不與夷狄交好。尤為卓偉。然其規摹。不過
區區自立而已。現狀興復。蓋非其任。若乃用人。則一時名流多其所引。晚
為何克。他日盛衰。果能以社稷為己任。惟於用將則孰失之。而辟置據為
閒。取清談之士。則亦未為得也。大抵復世人材之不如古。由其以天資用
事。而無問學日新之益。故隨其所長。或能有為。拘其所短。亦以致廢。茂弘
之所長者。寬和簡靜也。所短者。不以學輔其資。卒不免於正始清虛之餘
習。故其相業僅止於
此。其亦可惜也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八